

呼啸

张艳荣
著

白山出版社

呼啸

张艳荣
著

白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呼啸 / 张艳荣著. —沈阳: 白山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529-0533-5

I. ①呼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2319号

出版发行: 白山出版社

地 址: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

邮 编: 110013

电 话: 024-28865926

电子信箱: baishan867@163.com

责任编辑: 韩 光

装帧设计: 王 琪

责任校对: 胡顺成

印 刷: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印 张: 18

字 数: 30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29-0533-5

定 价: 36.0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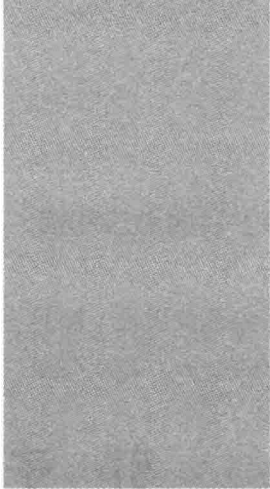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张艳荣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辽宁作家协会理事，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，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，国家二级作家。盘锦市文广局作家。有小说曾荣获全国“啄木鸟”文学三等奖、第三届《解放军文艺》优秀作品奖、辽宁文学奖——中篇小说奖、辽宁“中国梦”主题奖。2012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作家。根据作者小说改编的广播剧荣获湖北省广播剧奖一等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命令无情》《特务》《跟着团长上战场》《老北风》《铁血热土》。小说、剧本发表于《中国作家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小说月报》原创版、《山花》等刊物。有小说转载于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。并有作品拍摄为电影。邮箱：

lnzyr@sina.com

引 子

辽河啊，你流淌的，
是我母亲的眼泪、父亲的鲜血。
噢嘿，辽河入海流啊，涛声震耳，打我的家门流入渤海，
咆哮吧，辽河，那是黑土地儿女的呐喊。
你用战剑翻耕土地，
埋葬的是敌人的头颅，挺拔的是抗日的铮骨。
噢嘿，稻花香啊，芦苇荡，
噢嘿，英雄的人民，
你用战剑翻耕土地，
辽河水依然清澈，因为我们血脉相连呦。
啊呀，辽河女人美，男人追着唱，
唱他三天三夜唱不完啦，
噢嘿，在你门口唱，在辽河岸边唱，在我们土地上唱。
辽河啊，你流淌的，
是我母亲的眼泪、父亲的鲜血。
噢嘿，噢嘿，啊呀，啊呀，啊……
你用战剑翻耕土地。



第一章

1931年的秋天，对辽河边上的攀山镇来说，没什么两样，一样的稻子满地，一样的秋高气爽。如果说掀起点儿小波澜的话，那就是王家的大少爷明辉、梅家的二少爷博浩从日本留洋回来了。要不咋说冤家路窄呢，他们父辈就不和，到他们这辈也没好到哪去，偏偏他们前后脚去的日本，又前后脚回来。当两位少爷的脚踏上攀山这片土地时，就意味着王家和梅家鸡毛蒜皮、马勺碰锅沿的恩怨将在攀山继续下去。

尽管今年时局动荡得厉害，但攀山仍像一叶扁舟静静地停泊在辽河岸边，倒显得异常宁静。

这一天是县城上的关帝庙庙会，街上可真热闹啊！有耍把戏的，有唱二人转的，还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。稻子在地里等着黄呢，还没到开镰的时候，庄稼人抽这个闲工夫赶庙会，有钱的置办些割稻子时吃的和用的，没钱的就凑个热闹。明辉和小贝子一前一后走在街上，一看就是主仆关系，明辉穿着西装、戴着墨镜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，小贝子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，不远不近总差那么半步远。明辉一挥手，他就麻溜蹿到明辉跟前，仰着脸，露出天真的笑，嘴像抹了蜜似的喊大少爷，也就十六七岁，瞅着怪机灵的。小贝子是王老抠家的小长工，是个没爹没妈的孤儿。

关帝庙是当地的大庙，前正殿供着关帝，左有关平，右有周仓。后殿供着观世音菩萨，左塑子母娘娘，右塑眼光娘娘，前来敬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络绎不

绝。明辉也跨进了庙门，他不是为了敬香拜佛，而是故地重游。小时候经常来玩，走了几年，怪想这儿的。他走到后殿，后殿倒清静些。远远看见一位年轻夫人，站在观世音菩萨面前。明辉先是被这个女人的背影吸引住了，一件合体的黑色旗袍勾勒的身材曲线分明，他就没见过身材这么优美的女人。他情不自禁地上前几步，只见她双手合十，放在胸前，然后跪拜，这样拜了三次。最后她长久地跪在那里，微闭双眼，默默祈祷。女人脑后盘个发髻，别了朵暗红色的牡丹花，真是花开富贵。想必女人跪的时间长了些，想站起来，腿不听使唤地晃了一下，明辉抢前一步，伸出一只手，接住了女人要扑到地上的手，女人借着他的手站起来的同时，轻启眼帘，尽管那眼神幽怨，但还是藏不住那份妩媚。她看明辉的时候嘴角似动非动地笑了，那笑不张狂，却很招惹人。女人没急着把手抽回，明辉就把她的手裹在了自己的手心里，用一双不老实的眼睛看着她不说话。这时，院里传来了一声呼唤：“嫂子。”

女人忙抽回手，应着，优雅地转身，向声音的方向走去。唤她的人是博浩，女人是他的嫂子梅紫荷。博浩却不急着走，问：“明辉那小子找你麻烦了？”

梅紫荷不屑地答：“没有，走吧！”

明辉站在原处没动，愣着神，小贝子碰了他一下说：“大少爷，快到晌午了，您饿了吧？”

“是你饿了吧？”明辉反问。

小贝子嘻嘻地笑，“可不咋地。”

“走，咱去吃鲶鱼炖豆腐。”明辉边说边走在了前面。

“太好了！”小贝子高兴地跳起来。

卖吃的这边格外地火热，店家把桌子放在街面上。鲶鱼炖豆腐这边人更多，小贝子撒摸了半天看到一张空桌子，他拉着明辉刚坐下，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个手绢，一股风吹来，把手绢吹落桌下。他弯腰捡起，手绢带着清淡的香气。还没等明辉把手绢放回桌子上，一个姑娘风火火地跑来，手里抓着各种小吃，嘴也没闲着，她边嚼东西边喊：“这是我占的桌子，你们怎么坐这了？起来，让地方。”

小贝子跟他讲理：“这哪块写着你的地方了？我们来的时候根本没人。”

“怎么没人啊？你没看我的手绢放这了吗？”姑娘说着就满桌子找手绢，

“唉？怎么不见了，我明明放这的嘛？”

明辉举着手绢问：“是这个吗？”

姑娘跳着喊：“对，是我的，怎么在你手里，给我。”伸手就抓。

明辉反倒一收手，“这可是我在地上捡的，要不就叫风刮跑了。”

姑娘眨着一双大眼睛说：“那就谢谢你了。”

小贝子嘬着嘴说：“谢就完事了？刚才你还对我们凶呢！”

姑娘眨着大眼睛比画着说：“我请你们吃鲶鱼炖豆腐还不行吗？”

“好啊！”明辉故意露出占了大便宜的样子，喊，“小二，来三碗鲶鱼炖豆腐，你们还有什么菜，把这桌子都上满。”

姑娘瞪着大眼睛不干了，“那可不行，我就请鲶鱼炖豆腐。”

鲶鱼豆腐都在沙锅里炖着呢，现成的，小二小跑着，三碗鲶鱼炖豆腐摆在了三位面前，紧接着其他菜也上桌了。姑娘站着望着一桌子的菜，发愣，因为她没带那么多钱。明辉笑着招呼她：“坐……坐，吃……吃啊！”

姑娘坐下，吃了口鲶鱼，很快被美味迷惑，早忘了钱够不够的事了。因为烫，她还急着吃，嘴里发出咝咝哈哈声，还不停地说“好吃、好吃”。明辉看着她的吃相又好笑又好玩，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她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，穿的倒不像十八九的，过于花哨，特别那头上，乱七八糟插了一脑袋的花。明辉看着她笑，她含着一嘴的菜招呼明辉，“吃啊，反正都要了，你笑就笑饱了？”吃得急，说得急，汤汁溢出了嘴角。明辉还是笑，把手绢递给她。她接过来，眨了下大眼睛，不好意思地擦了下嘴。

一个50多岁的女人，从人群中一脑门儿汗地往这边挤，伸长了脖子尖门厉噪地喊：“美蝶——美蝶——你个死丫头——”。

姑娘听到喊声连说：“坏了坏了，她找来了。”

女人过来一把就抓住了她，“你倒在这吃美了，你知道吗，老娘为了找你，还饿着肚子呢，你跑出来就不知道回去，啊，你不说一会儿就回去吗？这都几会儿了，啊？”这个女人脸上像抹了二斤粉，一说话直往下掉渣。

姑娘不满地嘟囔：“好不容易赶一次庙会，再说了，这不有人请我吃饭吗！”

“哎呀，家里的客人都等炸锅了，你回去有人请你吃饭。”女人说着粗暴

地拉着姑娘就走。姑娘挣脱着喊：“不行啊，我还没给饭钱呢，小二，小二，多些钱哪？”

女人惊讶，“人家请你吃饭，你付钱？你倒贴呀！你可真傻到家了。”

明辉站起来说：“不用了，我给。”明辉把钱给了小二。

明辉眼瞅着姑娘就要被女人拉进了人群中，他这才知道问：“姑娘——你是谁家的小姐？”姑娘只是向他回了下头，就湮没在人群中了，也不知听没听到。明辉望着人群，自言自语地品味：美蝶？美蝶？呵呵，还真像个花蝴蝶。

这会儿，辽河的水瘦了，在秋风的吹拂下，它一圈圈地苗条了下来。这多好，它稳稳的、漂漂的，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，傲慢地昂着头，款款地流入渤海。要问辽河为啥这么摆谱？它已功德圆满，两岸的稻子已泛黄了，从河面刮过的风，已飘来稻熟的微香。稻子丰收了，人们喜上了眉梢。这丰收归功于谁，说来说去，还归功于辽河。如果夏天它大踏步地迈出堤坝，那攀山将变成一片汪洋。说这话可不是玄乎，俗话说，小河流水大河满。攀山有大小河流20多条，横七竖八、拐弯抹角地流在这块湿地上。俯瞰，这块湿地就像一片绿叶子，河流们就是叶脉，主叶脉就是辽河，这块地悬在河上啊！

攀山这个地方除了辽河真没什么可炫耀的，辽河两岸一马平川，最抢眼的景色是芦苇荡。苇塘，顾名思义，有芦苇的地方就有水，一洼一洼的，谈不上湖，充其量也就是水泡子。这一洼、那一塘的，随处可见，也真谈不上美景。要说美景，就在攀山父老乡亲们的心坎上——稻子熟了。八月节一过，稻子见天地黄。一阵秋风吹过，再撒上一遍秋阳，就这样一遍遍地吹、一遍遍地撒，没几日稻子就黄透了。你可别小看了这盐碱地，碱地不要紧啊，它不长别的，就长咱这种稻子啊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，老祖宗留下的老话就是真理。这碱地长出的水稻不是一般的水稻，磨出的大米晶莹剔透，像粒粒水晶。蒸出的米饭那个香哟，不等揭锅，单从那冒出的热气，就香飘万里。吃到嘴里更甭提了，又软又滑，又有嚼头。

种稻子的人喜归喜，这喜就像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这稻子眼瞅着就要黄透了，黄透了的稻子你总不能让它烂在地里吧？这又是累不死也得剥

层皮的活。穷人望着丰收的稻子，却总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收回来的稻子交了地主的租子，也就所剩无几了，但总比不丰收强。这稻子你就是想让它烂在地里，可有个人不让，这个人就是攀山的土财主——王老抠。这方圆几十里的稻田都是他家的，他也盼望着丰收的这一天。眼瞅着稻子就要熟透了，就要开镰了。此刻他正倒背着手，在地头转悠。转着转着，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上蹿下跳了。一会儿跑到地里搓几粒稻粒撂嘴里尝尝，一会儿又跑到地头打着手罩眺望稻田，心里盘算着哪一天开镰。其实他用不着操这么大的心，他的地都租给穷人了，谁租的地交不起租子，你要他的命不就得了。但他还是觉得不妥，这些穷鬼，吃凉不管热，他们就是打不出粮食，交不起租子，要了他的命又能怎样？他们那穷命能值几个钱？不值我一袋稻子！唉，多收一粒是一粒，这日子不都是这么一粒一粒积攒起来的吗？

王老抠今年想提前开镰，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听说日本人攻进了东北军北大营，占领了奉天。别辛苦了一年，稻子丰收了，再让日本人抢去。可能也是多虑了，日本人不可能上咱这穷乡僻壤来，这地方多蹩脚啊，指定不能来。王老抠一边给自己宽心丸吃，一边不放心地叹息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稻子收到家，心才踏实。

提起王老抠，还得从他的抠门儿说起，最典型的抠门儿还得从他娶第二房媳妇说起。他头一房媳妇死了，始终没舍得再娶，不是忠心于头一房媳妇，而是不舍得花钱。他认为娶媳妇太费钱，娶过来还得供吃供喝，太不合适。最可气的是，娶来的媳妇干吃饭不下一个蛋，赔透了。就说那头一房媳妇，是用两袋子上好的大米换来的，够一个长工半年挣的。养活了她这么长时间一个蛋没下就死了。说起这个媳妇的死，也怪可怜的，好好的人整天吃药，不死就怪了。因为这个媳妇不生孩子，如果是别的什么病，王老抠是不会舍得花钱让她吃药的，他是为了要儿子，为了有人接他的香火，为了他积攒的家业不落入别人之手，他必须舍得这份药钱。他心疼啊，白瞎那些钱了，那得祸害多少大米呀！

这第二房媳妇娶得便宜，便宜到家了，用他自己的话说跟白捡的一样，还白搭了个大儿子。不知从哪逃荒来的这么个小媳妇，走投无路了，给他家缝补浆洗。他就这样肥水不流外人田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。其实也没费什么周折，

男的是水到渠成，女的是顺水推舟。王老抠豁出去一锅大米饭，两人美美地吃了一顿，就在一起过了。

虽说娶个媳妇白搭个六七岁的大儿子，王老抠心里也不得劲，怎么说也是别人的种。后来他分析来分析去，权衡利弊，觉得也没啥了不起，不就多吃几碗大米饭吗！再有几年的光景他就长成大小伙子了，又是他家不花钱的长工了。王老抠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盘算，这个小媳妇带着孩子，说明她会生孩子，不用供她吃药就能生孩子，这不就赚了吗！一想起第一房媳妇吃的那堆中药，他就犯晕。这多好，合适，合适！就当这小子是引子了，没看母鸡下蛋都往窝里放引蛋吗！舍得，舍得嘛，有舍才有得呀！王老抠的如意算盘在心里打得噼里啪啦响。

要说这女人怎么就这样轻易地顺水推舟了呢？

这个女人也有她自己的打算，她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儿子将来能上得起学、能有出息。她一个女人，就靠给人家洗衣服是洗不出前程的。她的愿望是让儿子出人头地，儿子出人头地才能报仇，这个女人心里埋着谁也不知情的深仇大恨。女人叫玉兰，单从名字上听，她和王老抠就不是一个槽里拴的叫驴。为了儿子，她做什么都认了。管王老抠是啥叫驴，只要他有钱，她就豁出去了。王老抠自认为娶了个便宜媳妇，其实他是钻进了玉兰设计好的圈套。这个女人不动声色地、悄悄地给王老抠编织着一张色彩斑斓的梦幻之网。其实这个女人天生就是个小姐身子丫鬟命，可她偏偏就不服这丫鬟命，她要向这丫鬟命抗争。王老抠也是邪心入里了，他早就看出玉兰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扶，不是干活的料，守着一大盆该洗的衣服光叹息，不伸手。可王老抠在玉兰身上那是相当大方，她就是真磨洋工，他也不在乎。玉兰也有办法，她把衣服搬到水塘去洗。不是搬到水塘洗她就洗得快，她是在靠，靠到晌午，长工魏三杠从地里回来帮她一把。魏三杠每天都从水塘边上走，看见玉兰有一下没一下洗着衣服，他就抢过去洗。他也看出来，玉兰不是个干活的主儿。尽管穿着粗衣布褂，怎么也遮不住她的细皮嫩肉，那双手白净细嫩，一看就没被脏水浸泡过。魏三杠真不敢相信，那天他抱回东家的人就是她，如此地标致端庄。

魏三杠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春天。

那年春上，魏三杠正低着头插秧。忽然，一个女人一头就栽进稻田地，泥

和水就模糊了脸，后面跟个六七岁的孩子，哇哇地哭。魏三杠放下稻秧，搬起她的头，这是饿的呀！魏三杠拦腰抱起她，向自家跑去。跑着跑着，他就犹豫了，掉转方向，向王老抠家跑去。家里的老婆孩子还喂不活呢，把她抱回家也是死路一条。他撞开王老抠家大门，喊：“东家，东家，救命啊！”

王老抠摇摆着从正房走出来，“喊啥喊啥？大白天的，让鬼撵了？”

魏三杠哭丧着脸说：“东家，给她口饭吃吧，她快饿死了。”

王老抠这个骂呀，“有捡吃的，有捡喝的，你捡回个死倒。你脑子进辽河水了啊？你还真是闷傻子，你给我抱走。”

魏三杠央求，“东家，给她口饭吃吧，她还有气，她就是饿的呀，你行行好。”身后的孩子哇啦哇啦地跟着哭。

王老抠烦死了，“小鳖犊子，号啥号，号丧啊？得了，得了，吃，吃，给她吃。魏三杠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她吃了，你就给我少吃一顿，魏三杠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魏三杠连忙说“是是”。他把玉兰就手放在地上，就要去盛饭。王老抠就喊住了他，“你当那是你呀，得个猪窝狗窝就能躺。那地下多凉啊，你想冻死她，抱下屋那炕上去。”虽说是春天，但春寒料峭。魏三杠听了这话，心想这王老抠还有点人性。魏三杠不是不想把她放到炕上，怕王老抠不让，这王老抠发话了，他正巴不得。王老抠骂骂吵吵回上屋了。魏三杠连忙把玉兰抱到炕上，颠颠跑到厨房盛了一碗中午剩的米饭，泡了点热水。他端到玉兰跟前，抬起玉兰的头，用袖子给她胡乱擦了两把脸，就一勺勺喂她饭。饭进了玉兰的肚子，胃开始蠕动，人就有了热乎气，恢复了神志，就是没有力气睁开眼睛。她领来的小犊子站在炕沿边上又开始哇啦哇啦哭，“我饿呀，我饿呀！”魏三杠光顾大人了，就没顾上孩子。王老抠就又跑出屋，喊：“让这个小犊子闭嘴。”这孩子好像有意跟他作对，跑到门口，脸冲着他号，哭得更欢了。当妈的耳朵长呀，哪怕走到阴曹地府的边上了，都能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，身上掉下的肉，连着心哪。玉兰睁开眼，虚弱地把碗推开，说：“给孩子吃吧！”

“唉！”魏三杠应着，“醒了就好，你活了，孩子才有活路。”他拉过孩子，喂他一勺，这孩子饿坏了，把碗抢过来，自己大口大口往嘴扒拉，孩子的哭声就被大米饭取代了。

玉兰吃了点儿饭，缓过来神，说：“大哥，我想擦把脸。”听到“大哥”魏三杠心里热辣辣的。谁管他叫过大哥呀？谁拿他当人看过？他就是个臭扛活的，听了这话他就有些不自在。他一边应着，一边说：“叫我三杠就行了，他们都叫我魏三杠。”他觉得配不上这个“大哥”。

魏三杠端来一盆水，拧了把毛巾，仔细地给玉兰擦着脸。当时玉兰可能好几天没洗脸了，又往稻田地扎那么一头，不光脸上有泥，连头发上都是泥，根本没看出啥模样。魏三杠先从额头开始擦，额头露出来了，紧绷白皙。眉毛露出来了，柳叶迎春。眼睛露出来了，含情脉脉。当嘴露出来时，魏三杠像傻了，竟是这样一个俊的小媳妇！魏三杠拿毛巾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就不会动了。这个女人的嘴一露出来，就看出来这张脸有点冷，嘴唇有棱角，总那么想心事地抿着。他瞅着这张脸愣了会儿，眼神先慌乱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忽然他像求救似的，拎着毛巾，冲出房门，往上屋跑，边跑边喊：“东家，东家，你快来看哪——”手里摇着毛巾。

王老抠走出来，很生气，“还能不能让人消停点了，看啥看？”

魏三杠有点磕巴了，“看，快、看，我抱回来的那个女人。”

王老抠不耐烦，“一个臭要饭的，还能成精了咋地？让她吃完饭领着她的小犊子赶紧滚蛋，别待这硌硬我。”他就那么骂骂咧咧刚要回上屋，魏三杠急得跺脚喊：“东家，你快去看看。”

“咋地了？”

“你去就知道了。”魏三杠不知道咋说。

“你说你这人有啥用？连个话你都说不明白，”王老抠就往下屋走，“一个臭要饭的，就把你吓成这样。我不告诉你让她走了吗？她是不是不走啊？她还想吃我一辈子啊？让她走。”王老抠一路吵吵巴火进了下屋。

玉兰又不聋，都听到了。她不想惹人家烦，见到王老抠她强撑起身子，抬起头，脸冲着王老抠，面露愧色，欲言又止。王老抠手指着她，刚要冲她发火，刚说出个“你”字就卡壳了。玉兰的美映入了王老抠的眼帘，他被这美震慑住了。怎么形容玉兰的美呢？是那种镇静而又带有震慑力的美。她不用站起来，王老抠已经看出她是个端庄而标致的女人。王老抠虽然抠，但这点好，爱财不好色。尽管这样，王老抠也在心里高呼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臭要饭的还真

成精了，咋这么好看呢，我王家门几辈子就没进过这么好看的女人。玉兰有气无力地对王老抠说：“谢您的搭救之恩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我这就走。”话说得也斯文，说着就下炕，可这身子不做主，腿一曲就瘫炕沿下了。王老抠最先奔过去，想伸手，又缩回来，他是老爷，守着下人他要端着架，但说出的话，口气就软多了，“三杠啊，你还愣着干啥？过来帮把手。”

魏三杠低个头，脚不听使唤地往前挪。“你快点呀！”王老抠催他。魏三杠就差把眼睛闭上了，如果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东西，他宁愿闭上。他不是懒得看她，他是不敢，不好意思，伸出手又缩回来。“你快点呀？你磨叽啥呢？”王老抠倒比他着急。魏三杠听东家这么叱搭他，连忙蹲下，托起玉兰，把她放回炕上，扭头对王老抠说：“东家，我下地去了。”也不等王老抠说话，人就蹿到大门口了。你说你有啥不好意思的，挺大个老爷们儿，他就是不好意思了，见到玉兰的眉眼，心里就腼腆了。

王老抠尴尬地站在地中央，思维也有点摸不在大门了。玉兰带来的小犊子吃饱了，就到院子里撒欢去了。屋里只剩下王老抠和这个女人了，王老抠不自在地直搓手，他是想走，可心扭着，就想跟这个女人多待一会儿，怎么待呀？没理没据的。王老抠心里埋怨魏三杠，这个魏三杠，走得咋这么快，那地里的活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，这家伙就是一头蠢驴。他无缘无故骂魏三杠，他骂得没有道理，魏三杠跑地里是给他家插秧去了。每次他就怕魏三杠拉松套，恨不得小鞭子天天举在魏三杠的头顶上，见他拉松套就狠狠地抽他一鞭子。可今天不同了，他就想魏三杠陪他在下屋多待会儿，说得确切一点，是陪他跟这个女人多待会儿。屋里有个女人真暖和啊！他突然冒出这种感觉，看起来自己真应该有个女人了。玉兰躺在炕上，无声无息地闭着眼睛。王老抠不能无缘无故赖在这，也有损自己这个东家的形象，有魏三杠在场，毕竟好点。要不说这魏三杠他就不会来事，不讨东家待见。王老抠无奈地敲敲自己的脑袋，嘿？今天是怎么了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女人也不是没有见过。他也纳闷自己，因为他从没在“色”字头上摔过跟头。要不说这人就是这样，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总是难为自己，顾虑这、顾虑那的。就拿王老抠来说吧，你就拿出你地主老财的霸道劲，什么样的女人拿不下？但王老抠不是那种人，在这个漂亮的讨饭女人身上压根儿就没想过霸占。但有一点感觉他是从来没有过的，他瞅到玉兰这

张脸蛋心里就顺，爱瞅。为了能继续瞅，他要了个小手腕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咳嗽了两声说：“我这正缺洗衣做饭的帮手，你愿意就留下。”

“那感情好，我躺躺就起来干活。”玉兰很意外，因为王老抠刚才还骂大街呢，不管怎么说孩子大人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。

“不着急。”王老抠这才背着手走了。

魏三杠走在回稻田地的路上，不住地两手掸着那身脏衣服，开始没完没了地回忆：我还这么抱着人家，也不知人家闻到我身上的臭味没有？

从玉兰的眉眼往外露的那一刻起，魏三杠就再也没敢正眼瞧过她、再也没跟她说一句囫囵话。每当他路过水塘，看见玉兰在那洗衣服，他没有语言，挽挽袖子，蹲下就拿过玉兰手里的衣服。尽管笨拙，但有劲，三下五除二，一盆衣服，转眼洗完了。他端起盆，闷着头在前面走，玉兰跟在后面，快到王老抠家门口了，他再把洗衣盆往她怀里一塞，他是不想让东家知道是他帮着洗的。整个过程，魏三杠都不说一句话，玉兰似乎特别习惯他这种闷声闷气，谁也从来没问谁为什么，谁也没向谁表白咋回事，似乎又都了解对方一清二楚。按理说魏三杠应该问她从哪来、家里还有啥人，可他偏偏是个闷葫芦。可玉兰倒不是闷葫芦啊！也应该对他的搭救之恩说点感谢的话，就是那天她也光感谢王老抠了，也没对魏三杠说过一个谢字。也许他俩不需要言语的表达，已心知肚明。

王老抠不是为了传宗接代，他才不找媳妇的。可是不找不行啊，梅家在那比着呢！也不知说了多少个了，都因为人家要彩礼多他给推了。后来老媒婆都不愿给说了，老媒婆到他那讨个跑腿钱都难，谁给你白跑腿呀？他就求人家老媒婆，这回我指定拿彩礼，不打镢儿。这不，又说一个，这回可顺当了，就差迎娶了，他又提出个重要的请求，让老媒婆问问人家姑娘能不能生孩子？老媒婆当时就跳起来了，“你这不是扯犊子吗，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你让我去问人家能不能生孩子？那要是知道能不能生孩子，那不是寡妇了吗？除非你找寡妇，能提前知道人家能不能生孩子，寡妇你要吗？”

王老抠也没说要，也没说不要。他一想起梅家，他还是恳求老媒婆给问问。他是一朝被蛇咬、十年怕井绳。那第一房媳妇不生孩子，他恨不得拿屁

股见人，提起这档子事他就恨不得把脸藏进裤裆里，没脸见梅家人哪！梅家跟他王家都是攀山的大地主，梅家比王家牛的地方就是有两个儿子。大儿子海风长得单薄，不苟言笑。二儿子博浩又略显聪明过了头。可不管咋说人家有儿子啊！他咬咬牙，又多给老媒婆一份钱。老媒婆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说了这么多的媒就没见过你这么蹩脚的，看在钱的份上我给你问去，啊！”

老媒婆晚上来回的话，王老抠正等得着急，他现在恨不得一下把媳妇娶到家，给他生一窝孩子。因为白天在地头上又碰见梅家老爷了，他见到王老抠就说：“王老爷呀，你这财大气粗的，一个人过是真清净啊，我就没有你那福，这两个小子把我作的，”他无可奈何，又非常陶醉地摇摇头，“没办法呀，谁叫我摊上这么两个淘小子来。”他又很神秘又很关心地贴在王老抠耳朵上，“我认识一个老中医，专治男人裆里的家伙，一治一个准，保准你娶上媳妇生上娃。”

王老抠差点儿没气吐血，白吃个哑巴亏，有啥办法？他有话说不出啊，你能骂人家吗？人家也没说啥，就是关心你，帮你分析“家伙”。也没说你不好使，其实话里话外就是说你王老抠不好使，还有比这更让男人耻辱的吗？王老抠就不信，他整不出一个小王老抠。娶，明天就娶，我财大气粗，就不信娶不到媳妇。他下决心了，不管老媒婆说的这个女人长得丑俊，只要能生孩子就娶。人家女家同样下决心了，不管你王老抠多有钱，不嫁你。

老媒婆提溜个大烟袋，气哼哼地进了王老抠的屋。王老抠赶紧让坐，老媒婆也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王老抠给装上一袋烟，点着。老媒婆吧嗒了两口，另一只手里掐着手绢，拍着桌子说：“这回你又省了，女家退亲了。”

王老抠不解呀，“我不答应给一马车大米了吗？”他觉得这一马车大米老大显示了，买天仙都能买来。

老媒婆吐出一口烟说：“不在一马车大米上，在能不能生孩子上，人家女家说了，让你找老母猪去，准能生，一生生一窝。”

“她这不是放屁吗？”王老抠骂。

“那你说那话叫啥？还不如放屁呢，放屁还有点味呢！”老媒婆抬起腿，把烟袋锅在鞋底磕打了两下，起身就走，很生气。

王老抠强压着火讨好老媒婆，“咋地，你生气了？别生气呀，我不是让头

一房媳妇吓得吗！”

“能不生气吗？说一个黄一个，往下谁还找我说媒，这不砸我饭碗子吗？也显得我老媒婆没有本事啊！”

“那你再给说说去。”王老抠真心急了。

“你这媒我说不了，你爱找谁找吧，要找能生孩子的，那仙泉楼掌柜的板娘，我不是也给你说过吗，你不是不要吗？”老媒婆满嘴是理。

“她是个开窑子的，我能要她吗？”

“得得，我可没工夫跟你磨嘴皮子了，我得走了。”老媒婆收起烟袋拧搭地往外走，王老抠拦住了她，“这媒没说成，我不能搭上钱，那可是双份，那钱你总得退点吧？”王老抠从不做亏本的买卖。

老媒婆抹搭着眼皮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哎哟哟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那钱我都花了，像我这说媒的，多辛苦啊！跑断了腿，磨破了嘴，还得给人家姑娘家打点，要不人家好模样的跟你？哎哟为你这事啊，我这钱花的哟，啧啧，自己瞅着都眼晕。跑了一溜十三遭，寻思着就等着喝你喜酒了，你好模样的非让我问人家大姑娘能不能生孩子，这不，砸锅了，我的辛苦也白搭上了。人家差点儿把我骂死，这以后谁还找我说媒呀，你得赔我损失。”听了这话王老抠哪还敢提钱的事。老媒婆一甩手，走到门口，正碰上玉兰往屋里端茶，她就眼睛盯着玉兰，指桑骂槐，“哎哟，我说呢，这个不成，那个不要的，啧啧，还托啥媒呀？这不现成的吗，这不有生过孩子的吗？”老媒婆看着他俩，很有意思地笑笑，拧着屁股走了。

原本是老媒婆的戏言，为了羞辱王老抠和玉兰。王老抠还真往心里去了，真就应了那句话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玉兰把茶碗放到他面前，他抬头观察着玉兰，他感叹，是好看啊！媒婆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这一阵子有她在这比着，我能看上谁？王老抠也知道她不是干活的料，但他瞅着她哪哪都顺眼，那粗衣布褂穿在她身上也那么帖服、板正，就是不招人烦。王老抠先说话，“在这还待得惯吧？”

“挺好的，谢谢你收留了我们娘俩。”

王老抠就稀罕她说话斯文。

玉兰问：“成了吗？”